



侯孝賢導演 黃偉邦攝

侯孝賢 八年磨一劍

武俠想像

唐朝是一個不容易詮釋的年代，唐人的生活、習俗、言行、服飾、環境等，都很講究。「武俠片並不容易拍，像胡金銓的《龍門客棧》，他要表達速度時只能拍腳部的特寫，沒辦法把武俠小說所寫的輕功、速度拍出來。後來到徐克，他從小看武俠小說，所以他拍得那麼好是有原因的。」

徐克的武俠觀很宏大，而且又敢於想像，將唐朝洛陽拍得像一座水上城市。而侯孝賢想像中的唐朝，重疊疊嶂，煙霧水氣，頗有禪味。聶隱娘從小被道姑帶走，再回來時已經成為一名武功高強的刺客，輕功、飛檐都難不到她，但偏偏她奉命去刺殺的對象是年少的戀人田季安，殺與不殺成為聶隱娘最大的掙扎。

唐傳奇上承六朝志怪小說，下啟宋元話本、明清章回小說，然其篇幅較短，讀來趣味盎然，卻不太完整。要將碎片組成一部105分鐘的電影，有相當的難度，「我在這些條目、細節裡重新建構那個時期，但資料很有限。」侯孝賢說，僅僅是劇本便要花四年時間去處理。

編劇之一的謝海盟便說，〈聶隱娘〉本身只有一千多字，要鋪陳成電影其實非常考驗編劇的功力。電影最為人津津樂道的便是舒淇飾演的聶隱娘只有九句對白，對此，謝海盟笑言：「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去辨證。」包括聶隱娘為何殺人，他們企圖從中理出思緒，後來卻在英文翻譯的一句話下，發現這些辨證都很多餘，一切從人性出發就會找到答案。

這也是侯孝賢一直以來的堅持，無論是什麼題材，最終強調的還是人，他自己也說「把人與人之間的故事說好就好，不要花太多心力去建構宏大的背景。」

三次合作

中國史書不乏刺客的故事，最有名的便是《史記·刺客列傳》，曹沫、專諸、豫讓、聶政、荊軻，各有魅力，而且故事高潮迭起，足以拍成電影。但侯孝賢說，《史記》裡的刺客政治性太強，呈現的是強悍硬朗的一面，「其實可以柔軟一點，聶隱娘是一個女子，她的武術很好，最重要是她好像舒淇喔。」

他不諱言這個角色是為舒淇而設的，因為適合當刺客的演員也真的不多，「我只是用了聶隱娘這個角色和魏博這個背景，其他細節都是自己調整，畢竟要拍得過癮，先決條件是找到演員。」這也牽扯到侯孝賢與舒淇多年來的情誼。

他們合作的第一部戲是《千禧曼波》，距今已有十四年。那時候侯孝賢在電視上看到舒淇的廣告，他覺得這個女孩很自在，渾身散發出一種魅力，後來一問才知道文雋是她的經紀人。「我跟文雋熟嘛，就請舒淇來台灣拍戲。」當時舒淇已拍過很多港片，她知道侯孝賢是大導演，就擺出「來看看你會怎麼拍」的樣子來到現場。兩人沒太多交流，開始拍戲後侯孝賢便發現問題，「她以前在香港都隨便拍，跟我們的拍法不一樣，我拍片是要一個氛圍、一個情境，讓演員進入其中。」結果一直重拍，侯孝賢感覺舒淇快要翻臉，甚至想拿起椅子砸人了。

完成片子後，侯孝賢帶她去康城影展，她看完片子回到房間哭了一整晚。後來片子得了技術獎，侯孝賢叫她上去領獎，「那個風采喔，她一點不感到忐忑、害羞。」此後，舒淇改變了，侯孝賢也樂此不疲，繼續與她合作，而他也發現舒淇有一種很舒服的特質，跟她合作的人都喜歡她。

如同李康生之於蔡明亮，梁朝偉之於王家衛，侯孝賢也忍不住說：「就只有她了，沒別的了。」

始終如一

侯孝賢是率性之人，無論是早期寫喜劇、拍藝術電影，還是現在耗資拍武俠片，他始終如一，按自己的想法拍，不管商不商業。「你要拍片就不能管這個，前面是可以想一下，有武俠元素，應該會有市場吧。」但只要開始籌備劇本、進入拍攝程序後，一切都拋諸腦後，行就行，不行就不行，沒有一點妥協，「我就是這樣的人，沒辦法。」

在他眼中，商業與藝術並沒有太大的分野，所謂商業電影只是代表很多人喜歡看，而藝術電影則是以個人出發，不代表沒有商業性。「可能訊息對觀眾而言比較曖昧，不是那麼清楚，但我覺得還好，愈是喜歡看電影的人愈覺得有趣，因為這跟一般電影不一樣。」

唐朝難拍，但他對自己這次的表現很滿意，「我應該還會拍下去。」

從小學五年級開始，侯孝賢迷上了武俠小說，每天騎車到書店抱一堆小說回家，看完就換，沒多久，店裡的武俠小說都被他看光了。那時候小說一般都在報紙上連載，再結集出版，他每天盯着書櫃，等新書出現，不知不覺，連旁邊的黑社會小說、言情小說也被他看完。

初中時，圖書館成了他最常消磨時間的地方，《基度山恩仇記》、《魯賓遜漂流記》等翻譯小說，都成為他的囊中物。

大學時，他看唐傳奇，那時台灣的河洛圖書出版社出版了《唐人小說》，裡面涵蓋很多短篇故事，《聶隱娘》便是其中之一。畢業後，他當編劇、副導演，第一個寫的劇本是《桃花女鬥周公》，取材自元曲；第二個劇本便以唐傳奇裡的《定婚店》為題，寫月下老人的故事。

後來，他拍了很多人文、寫實片子，基本上每兩年就有一部新戲，但2007年後，他忙於籌備台北電影節、金馬影展等事務，拍攝計劃一延再延。事隔八年，他終於攜新戲《刺客聶隱娘》出現，圓心中那個武俠夢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



流金歲月

文：沙壺

藝術旦后余麗珍

較早前在網上討論區讀到一篇報道，一本以研究余麗珍為主題的專書《無頭·神怪·紫腳——藝術旦后余麗珍》即將出版，於是留上了心。近日我終於在書展找到這本書，並與在現場即席為讀者簽名留念的作者見了面，很驚訝原來這位余麗珍的忠實粉絲，竟然是一位年輕的小姑娘。全書資料詳盡，圖文並茂，在取材方面，除了整理余麗珍的演出劇目及年表等硬性資料外，還涉及女性身份性別角色的議題，以輕鬆手法敘述，並不像一般學術論文艱澀嚴肅。書的價錢「由你定價」，當時就見到很多讀者都願意付出比原價略高的價錢，甚至十本八本地購買，以示支持，余麗珍的號召力果然不同凡響。



只要對粵語長片稍有認識的觀眾，自然對上世紀五、六十年代活躍於香港電影的余麗珍毫不陌生。她是一位著名的性格女演員，戲路縱橫古今，無論是時裝文藝片，或是大鑼大鼓的粵劇歌唱片，她都得心應手。而且她武功身手了得，「踩蹺」、「水髮」等需要消耗極大體能的傳統粵劇劇架也難不到她，因此獲得「藝術旦后」的美譽。

論外形，余麗珍的面貌線條比較硬朗，又帶點苦情氣質，所以她多數飾演含辛茹苦、飽受歹角陷害折磨的角色。例如余麗珍在《無頭東宮生太子》、《神眼娥眉尋太子》等一系列神怪電影裡，她都飾演被奸惡西宮迫害的凄慘東宮，後來總是被神仙打救，賜予奇幻法力，不但學懂用「飛頭」復仇，更懂得用「神眼」分辨忠奸，最後苦盡甘來大團圓結局，大快人心。這些電影劇本，都是由余麗珍的丈夫，即著名編劇家李少芸撰寫，宣揚善惡到頭終有報、因果報應不爽的理念，在當時深受觀眾歡迎。

但是我對余麗珍印象最深刻的作品，卻是她的一套時裝喜劇《白鴿籠》。余麗珍飾演寡母廿四嫂，與兒子居住於板間房，時常被吝嗇刻薄的房東迫收房租，生活捉襟見肘，幸有一班守望相助的同屋房客患難扶持。電影的結局，眾房客入住政府徙置房屋，紛紛遷出擠迫的「白鴿籠」，但房東卻因捨不得花錢醫病，而孤獨地病死於「白鴿籠」內。廿四嫂見狀有感而發，慨嘆：「萬頃良田升斗米，千間房舍半張床」，諷刺守財奴把錢財看得比性命還重要，發人深省。

余麗珍自1967年息影與丈夫移居加國之後，完全退出幕前，直至她於2004年病逝，從未在公眾場合露過面，低調的性格貫徹始終。余麗珍絕對是粵語片世界裡一個被遺忘的名字，難得有心人為她著書立說，成一家之言，為她在香港電影史補上了重要的一席位，如果她泉下有知，相信亦可告慰了。

新戲上場

文：Christy

顛覆漫畫 《進擊的巨人》

當年電視劇《天與地》人食一幕，引來爭議，劇集大膽的意識雖然叫師奶吃不消，卻深得年輕人喜愛，更被喻為是近年少見的「神劇」。倘若短短幾秒的食人鏡頭便讓人毛骨悚然，那麼即將上映的《進擊的巨人》則顛覆你對人類命運、為生存不斷抗爭的想像。



《進擊的巨人》由漫畫家諫山創創作，2009年在《別冊少年Magazine》連載，至今已出版了十七冊單行本。由於內容建基於架空的世界觀上，巨人吞食人類亦頗有話題性，吸引讀者追看，漫畫至今已累積超過四千萬冊銷量。2013年諫山創接受訪問時，便透露已構思好結局，如今電影先行為故事畫下句點，未知讀者能否接受？

《進擊的巨人》故事其實很簡單，高城內的人與城牆外的巨人鬥個你死我活，人類在巨人面前顯得極其渺小，巨人輕易撕吞肉身，而這場殺戮亦喚起一眾年輕人的反叛精神，為了擊倒巨人、保護至親而加入軍隊，奮身一搏。《進擊的巨人》本身只是短篇漫畫，當年諫山創投稿後竟被選為「Magazine Grand Prix」比賽的優秀作品，兩年後講談社編輯建議他改為長篇故事，在漫畫雜誌上連載。相比其他入行無門的漫畫家，諫山創非常幸運，漫畫極受歡迎，更發行多個語言版本，而他今年不過二十九歲。

諫山創在漫畫中展現了人類為了生存，不得不與巨型生物對抗，當中的無助、恐懼，可想而知。而這不禁讓人想起年初上映的《寄生獸》，此片同樣以異獸侵入地球威脅人類為題，刻劃人類命運。此類電影雖然走科幻路線，但容易對應現實，不少人甚至將巨人、寄生獸聯想成軍國主義、極權領導人等，而諫山創亦不排除這種理解方式，指漫畫中的巨人、兵團都代表着不同想法的人，是一個社會的縮影。

負責執導電影的樋口真嗣對漫畫極感興趣，早於第二本單行本推出時，已被封面的巨人吸引，而他又覺得書中人類用來對抗巨人的機械裝置設定十分好玩，就有了拍電影的想法。初時，他打算用CG處理巨人的畫面，但為了營造令人恐懼的巨人，他不辭勞苦，造出超大型人偶，加上利用縮模模型去攝，設計出震撼人心的視覺效果。

與一般的改編作品不一樣，《進擊的巨人》電影版在城牆、巨人、人類這個框架下，故事有了不一樣的發展。這也是原著作者諫山創的想法——呈現一個與原著不一樣的故事。所以電影裡，各個角色的牽絆、與巨人的鬥爭、情節設定等，都與原著有明顯差距。

這樣的改動或許稍為冒險，但創作人的勇氣與用心，卻值得敬佩。

《Southpaw》 生命中的關鍵重拳

文：大秀



今年，好像是拳擊電影大回歸，先有跟《洛奇》(Rocky)系列有關的Creed，講述已故拳王阿波羅的兒子找上父親生前亦師亦友亦對手的洛奇；真人真事改編方面有由《鼓動真我》(Whiplash)男主角Miles Teller主演講述拳手Vinny Paz故事的《Bleed For This》；而最快跟香港觀眾見面的，就是由Jake Gyllenhaal主演的「戲劇」類拳擊電影《Southpaw》，講述輕重量級拳王Billy Hope一生只有拳擊，在市場的洪流中他就是拳王，一旦有事故發生就一沉百踩一無所有。要贏回榮耀和女兒的撫養權，Billy Hope又怎樣打出他人生的關鍵重拳？

負責本片原創音樂的就是剛在六月一宗空難中不幸喪生的James Horner，他的創作生涯橫跨三十多年，與不少荷里活大導演合作過，包括胡侯活、史匹堡和馬田金寶等等。

《Southpaw》的原聲大碟偏向嘻哈和饒舌類音樂為主，用意大概要配合當年代流行曲的取向，音樂以強勁低音重拍加上故事式歌詞，合乎電影的整體味道。再者，近年的頂級拳手較為黑人（雖然《Southpaw》主角Billy Hope是白人），他們在備戰上陣時聽的音樂也大部分是嘻哈類。

原聲大碟收錄了白人極級MC EMINEM的

《Phenomenal》為主題曲，該單曲已經面世，雖然聽起來還是有很重《八里公路》的感覺。其餘參與單位有Rhyme、Slaughterhouse、Bad Meets Evil和有份演出的50 Cent等等。原創音樂，上文說過是由James Horner負責，也是他的遺作，全碟分14曲，電音為主，實驗味也較重，跟原聲大碟的重拍風不謀而合，我較喜歡當中的《Suicidal Rampage》、《A Fatal Tragedy》和《Dream Crusher》，有氣氛，夠力度又感動。

說到拳擊電影，當然少不了經典《洛奇》系列，整個系列也順道製作出很多經典音樂/電影歌曲。首選當然是第一集由Bill Conti作曲的《Gonna Fly Now》，那段銅管樂混合Art Rock節奏的引子，中段辛辣的電結他獨奏再交錯電子合成器的旋律，一聽讓人難忘，好想立即跑到山上大聲呼喊。另外，就是第三集由搖滾樂隊Survivor主理的《Eye of the Tiger》，相對這首歌就較大路，正統一個搖滾結他Riff帶動整首歌。據聞，當時導演/男主角史泰龍，原本想用Queen樂隊的名曲《Another One Bites the Dust》做主題曲，可惜談不攏。電影出現的《Eye of the Tiger》跟正式面世時Survivor版本的單曲有點不同，其實，電影版只用了Demo版又加了老虎怒吼，氣勢強勁很多。